

■新作聚焦

《刀尖》:麦家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本报记者 饶翔

在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前夕，麦家推出了他的新作《刀尖》，再度吸引了读者和媒体的目光。与去年夏天推出长篇小说《风语》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千万版权”传闻恰成鲜明对照的是，本次麦家公开宣布《刀尖》的出版是“零首印”和“零首付”。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方式，麦家表示，除了出于对出版社的信任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他想借此传递出一个信息：自己并非为钱而写作，而是因为确实“喜欢写作”。

这本新书对于麦家的独特意义还在于它标记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耗时8年去研究同一个历史事件的档案和材料，第一次在创作过程中反复征询当事人的意见而不是封闭式地写作，第一次采取零阅读障碍的口语化叙述，甚至第一次坦然承认这是一本“谍战小说”。但同时，这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写这种类型的故事。

八年磨“刀尖”

《刀尖》的写作前后耗时8年，它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忠实还原了中共王牌特工尘封70年的传奇故事：抗战时期，日军“变态”医学专家腾村正秘制一种大规模用于中国儿童的特殊药物，服用者将大脑萎缩，破坏神经组织，心甘情愿被奴役。延安、重庆均获知了这一险恶计划，分别派出高级特工林婴婴和金深水，以粉碎日寇的阴谋。一段残酷的冒险就此展开。小说在《收获》杂志发表时名为《刀尖上行走》，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以此命名，形容的正是两位主人公在特殊年代所从事的这份最危险的工作。

《刀尖》的问世缘于这样一段机缘：2003年夏天，麦家多年未见的“老首长”王亚坤（化名）和妻子一起突然到成都拜访麦家。王亚坤对麦家有过知遇之恩，1981年的夏天，正是因为他的慧眼相识，麦家才得以破格进入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学习，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王亚坤夫妇此次到访，给麦家带来的除了阔别20年的唏嘘和关切，还有“整整一箱的材料”，并希望他写写“箱子里的事情”。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

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王亚坤巨细无遗地告诉麦家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麦家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虽然箱中之物每一份都直陈要害、缺漏不齐，但丝毫掩盖不住整个事件的暗流汹涌、激烈澎湃。所以8年前的麦家，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把材料看完，决定将它写出来，只是他自己也没料到，从当初强烈的创作冲动萌发到付梓出版，竟然耗时整整8年。为了力求全角度还原这段历史，大量的取证和修撰，他还需要争得王亚坤夫妇的认可。而这一关并不好过。

2003年11月，麦家完成了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并不满意，认为不够真实。单为“真实”两个字，接下来的4年时间，一方面麦家不断地大篇幅修改，另一方面王亚坤夫妇东奔西走，四处搜集更多的资料和档案，供他参阅。

2008年，麦家索性推倒重来，根据庞大的材料和浩繁的档案，重新开始创作第二稿，一直到11月份才完稿，取名《刀尖上行走》。在创作和出版《风声》《风语》期间，他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查机构的要求，又对作品做了多达数十次的局部修改，终获对外刊发。

2011年，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他再一次从梳理补充，将作品更名《刀尖》。经过如此几番折腾，至此，麦家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他了。是谁？麦家如是说：“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人性深处永远的痛

□木弓

新的时代，罗家园还是用很不光彩的方式支持儿子考研究生。

父亲母亲之间的情感悲剧当然折射出时代的悲剧。不过，小说更愿意向我们展示人性的弱点，使我们看到人性的弱点一旦被时代如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并不会因时代的结束而收回。就算一切都过去，一切都平静了，也会在心灵深处隐隐作痛，永远挫痛着人性，延续着悲剧。这是时代的阴影，更是人性的阴影。父亲是个小人格，有弱点；母亲是个敢爱敢恨性格，也有弱点。两人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不仅在时代，也在自身，只不过是因为发生在那个非人的时代，掩盖了人性自我的扭曲。

实际上，父亲母亲的性格悲剧因子也被后代们传承下来了。小说同时也叙述了罗想农这一代人的悲剧性的情感关系。罗想农、罗卫星、乔妻子一同长大，各自有自己的事业，但爱情都很不顺利。罗想农为了争取考研生的机会娶了他并不爱的李娟，其实他爱的是乔妻子。为了照顾生病的李娟，他无法离婚。这种人性深处的痛，再度在新一代人身上发生了。人性并

“我相信读者的魅力”

当我们谈论麦家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很难不谈论他的“谍战小说”，以及他在这一领域的开拓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麦家本人却并不同意用“谍战”两字来定位自己此前的作品，他更愿意使用的命名是“特情小说”或“新智力小说”，因为它们更多关心的是侦听、破译、解密，和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并不对称。“我笔下的主人公多是技术侦察界的天才、精英，他们靠技术和智慧收集情报，而不是靠勇气和胆识，他们面对的‘敌人’也不是刀枪和死亡，而是白色的墙壁和像死亡一样的宁静。而传统谍战的主人公，往往要直面刀枪和死亡：死亡是他们每一次行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刀尖》是麦家本人愿意坦然承认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谍战长篇，因为其主角金深水、林婴婴正是他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谍战主人公，“每一天，每一夜，他们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一纸之薄，呼吸吐纳，都需小心，甚至一次眉轩色举的失神，或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要令自己人头落地。他们活在死神的影子里，一方面受到影子的威胁，一方面需要影子的掩护，犯了错没有侥幸，只在第一时间被敌人击为尘土”。在麦家看来，谍战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它应当有自己的基本使命感：尊重历史。这也是他愿意承认《刀尖》是谍战小说的缘故：“这里没有我的虚构，只有历史的回顾、再现。”

从写法上来说，《刀尖》可标记之处首先在于麦家第一次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使用双线补充叙事结构，分别通过男、女主人公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来阐述整个故事。此外，这部新作的文字高度口语化，麦家称这是他的自觉追求，他要从语言层面追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效果，为此，他“像克制抽烟一样，克制在这本书里使用难字、生字、涩字”，其目的是为了更多的读者能够轻松地阅读这本书，“我相信读者的魅力。我希望让更多的读者能参与到我的写作中来，听到我写作的脚步声和心跳声”。麦家认为，这种语言表达上的改变对于他甚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麦家小说的最大魅力或许还是在于他的故事。经过多年

没有因时代的进步有所觉醒。罗想农惟一与父辈不同的地方是他和乔妻子发生了性关系。然而，当乔妻子带着他的儿子回国找他时候，他激动之余也对人生有着无限的感慨。作家不忍心再把悲剧拖下去，给故事一个看上去光明的结局。其实，这种人性的纠结甚至悲剧并不会因故事结束而中止，似乎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支配着人的命运。

《家人们》尽管处理的是深刻的人性问题，却从普通人的生活入手，在他们的亲情关系的细微之处去感受人性的光彩与阴影。这些细微的东西并不容易被察觉，但却被作家捕捉到，显得那样生动。如果不是那样的捕捉，人物性格塑造就没有了自己的细节，也就没有了深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何黄蓓佳能轻而易举、得心应手地捕捉到这样的通向人性深度痛感的入口。这是因为，作家用几十年的努力关注人性的许许多多细节，几乎把人看得明明白白。作家用大量的作品去探索，寻找一种真正能表现出人性本质的艺术手法。很显然，她找到了。可以这么说，黄蓓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现之路，给她的事事和人物都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她用自己独有的一贯之的心平气和、不急不躁的叙事方式，打开了人性深处的秘密，有了自己的独到发现。她的叙事风格一度不那么受评论家重视，多少年读下来，我们才知道，她的坚持是有着小说美学思想支撑的，也具有经典意义。

的创作实践，麦家越来越感到，对于小说这种文体来讲，最大的文学性就包藏在故事中，“文学性就是一种洞穿人心的能力，而故事就是包藏人性、情感、思想的最好容器”。麦家认为，如何能讲好一个独特的故事、一个有魅力的故事，其实很考验作家的功力。“我不敢说《刀尖》的故事有多么好，但它一定是真实的、动人的、有力的。作为一个谍战故事，它是传奇的、好看的。”而所有这些追求与尝试在麦家看来都是为了返回一种“传统”——使用通俗口语的传统、讲好一个故事的传统、说书人的传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的传统，以及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传统。从这个意义而言，《刀尖》这部作者自认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作品却又是一部向传统致敬之作。

特情谍战作品的危机

在宣称《刀尖》是自己第一部谍战小说的同时，麦家也宣称这是最后一部。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也引起了外界对于谍战小说是否走到尽头的担忧。

从麦家本人给出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国内红红火火的特情谍战类小说与影视作品的整体判断：“现在写谍战特情的作品太多，当中不乏优秀之作，但也许更不强迫风、平庸之作，这个‘品牌’被砸烂了；目前国内谍战文学已越来越浮夸、虚躁，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佳作外，多数作品内核被原材料所局限，外观被商业规则所绑架，导致实料焦糊，情节投机，人物单薄，历史观混乱，责任感缺失，留下的只有一个空洞的立意架子和一件华丽的谍战外衣。”对于特情谍战作品编造情节的问题，麦家用20个字总结道：“谍战不‘谍’，特情不‘特’，打打杀杀，藏藏躲躲，故弄玄虚。”作为国内特情谍战类作品的领军人物，麦家的此番言论或许已经道出了此类作品所存在的危机。

而从麦家本人创作的角度而言，他也有清醒的认识：“特情谍战类的东西我也写够了，积累的素材和创作冲动日渐少了，再写很难超越自己，见好就收吧。”在麦家上一部作品《风语》推出时，陈晓明就表示过一定的担忧，他认为麦家在这部作品中技艺已近炉火纯青，存在着再往前如何走、如何超越的现实问题。陈晓明所提出的并非是无谓的担忧，此次麦家在推出《刀尖》之后明确表示想转型，但写什么还没有完全想好，“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我放弃已有的阵地，能不能开辟新的阵地，我心里也没数”。

在麦家的困惑中流露出他对于创作的自省态度，这是令人尊敬的。他以其严肃认真的态度，避免了对自我的不断复制与再生产，证明自己并非一般定义上的“类型作家”。他仍在不断开发着自身创作的潜力，探索着文学的可能。我们期待着他接下来的文学表演。

书 讯

《三炷香》探索中国人的血脉渊源

河南作家陈峻峰的长篇散文新著《三炷香——历史行色与他乡叙事》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45万字，为中国作家协会2010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作品以中国历史上五次大规模中原南迁为背景，以陈姓氏族源起、流变、衍生、播迁为书写脉络，探索中国人民族、宗族、家族、民族血脉渊源和生命情感，再现历史的血性与激荡，悲壮与恢宏，以及“历史书写所传达出来的无法言说的温暖、震撼、战栗与沉重”。作品深深注入了一个个体书写者的生命体察、精神洞见、文化思考和民间情怀，把历史形成的中原族群：河洛人、客家人、广府人、福佬人、潮汕人、闽南人、固始人作为普通人，来观照并呈现他们的当下生存境遇和民间生命情状。陈峻峰的“三炷香”分别敬献给先祖伏羲、陈氏先祖和开漳圣王陈元光。面对祖先，作者敞开了自己的内心。在缕述陈氏先人南行播迁的同时，作者讲述自我家族的具体历史和自己成长时代的经历片段。“怅望千秋一洒泪”，作者的泪，是对先人的同情之泪、感念之泪，更是骄傲的泪。作者的游踪所及，看到的多是先人后裔当下生活的景象，留在内心的也多是对于生命的礼赞和敬重。

《诗化梁山伯祝英台》将民歌融入传说

蔡诗国长篇叙事诗《诗化梁山伯祝英台》近期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蔡诗国是位农民诗人，已出版了《诗国神龙梦》《诗国感恩蔡家冲》等多部诗集。在新作《诗化梁山伯祝英台》中，他以朴素的感情和爱国精神，升华和创新了传统梁祝传说内容，融进了爱国主义的忠义精神，将原故事中的凄婉之美，升华为壮丽的诗美，不仅使诗的美学价值得到提升，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感恩乡土、热爱家园之心。在艺术上，他运用了家乡湖北广水当地的“三、三、四”句歇歌形式，并在搜集整理当地民歌的基础上，赋予诗作以全新的风格，读起来朗朗上口。

（莹莹）

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篇目

（排序不分先后）

长篇小说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	
《探宝记》	祁又一	《天葬》	次仁罗布
《孤岛》	小白	《情定八廓街》	尼玛潘多
《穿越上海》	吴崇源	《剪花娘子》	王海
《天使城》	惟诚	《木鱼谷》	雪漠
《老城车》	扈其震	《绿叶红花》	李进祥
《催眠师甄妮》	冉冉	《黎明前的帕米尔》	莫尼·塔比力迪
《红月亮》	胡学文	《兵团儿女》	杨眉
《父亲简史》	李浩	《大青春》	刘宏伟
《马说》	赵凯	《天边的发射塔》	马京生
《城市》	高君	《我是我的敌》	刘克中
《婚姻流水》	格致	《父亲》	侯健飞
《抗联西征传奇》	李尊秀	《七九河开》	韩丽敏
《铁塔汉子》	许辉、苗秀侠、宁平	《雁阵》	王凤英
《河与海》	方远	《黑淮》	朱晓平
《生命册》	李佩甫	《天鹅》	徐小斌
《汉口之春》	姜燕鸣	《海峡风云》	温金海
《盐大路》	罗晓燕	《最温暖的寒夜》	程青
《割爱》	小牛	《无名的名山》	吕运斌
《荒原》	王十月	《囚界无边》	蒋子丹
《华南虎行动》	徐行者	《长生》	邱华栋
《适天石》	杜光辉	《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
《十个连长一个班》	傅恒	《北京户口》	王昕朋
《伶大王》	戴善奎	《陕北红事》	武歆
《人民教师》	肖江虹	《鲜花覆盖的坟墓》	张锐强
《人间大道》	王华	《北京笔记》	杨勇
《云飞扬》	黄尧	《和平之灯》	叶文玲
《一个人的彼岸》	胡性能		

诗歌	
《天桥》	马行
《土家嬢儿》	陈曦霞
散文杂文	
《梅花南北路》	李晓君
《田野的黄昏》	黄金明
《它们给这世上的万种风情》	习习
《撒拉族：黄河上游中亚文化的洒播者》	马学功

理论评论	
《《红楼梦》与当代长篇小说》	王干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	程德培
《现代诗：语言张力论》	陈仲义
《70后作家群创作研究》	张丽军
《从转型期的“底层叙述”论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拓展》	孔会侠
《文化转型与新世纪诗歌》	李少君、张德明
《当前中国文学批评本土话语研究》	牛学智
《小说的戏剧性》	赵兴红
《网络文学写作引论》	马季
《论20世纪“韵味”小说的发展》	陈艳
《重评80年代有争议的作品：文学史的视角——以〈十月〉杂志为例》	王德领
儿童文学	
《最后的海岸》	刘东
《峰之舞》	薛涛
网络文学	
《酒店风云》	携爱再漂流
《我们的青春》	聂丹
《暗斗》	刘英亭